

黑暗中的女孩
Girl in the Dark

「荷兰」马里恩·波 孙璐 译

作家出版社

黑暗中的女孩

「荷兰」马里恩·波

著

孙璐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8-26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中的女孩 / (荷) 马里恩·波著; 孙璐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6

(悬疑世界文库)

ISBN 978-7-5063-9993-7

I. ①黑… II. ①马…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804号

Daglicht © 2008 by Marion Pauw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mbo | Anthos Uitgevers, Amsterdam

黑暗中的女孩

作者: [荷兰] 马里恩·波

译者: 孙璐

责任编辑: 汉睿李静

特约编辑: 赵衡李翠

装帧设计: 几何创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150千

印张: 7.375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93-7

定价: 33.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马里恩·波

荷兰作家。出生于澳大利亚，六岁时移居荷兰，曾担任自由记者和专栏作者。《黑暗中的女孩》甫一出版即在荷兰售出超过20万册，并赢得了2009年的Gouden Strop奖。2010年3月，马里恩成为Hulhond Nederland基金会的大使。之后，《黑暗中的女孩》再度获得Icepick奖。2013年，根据本书拍摄而成的电影上映。马里恩也因此获得冰岛最佳惊悚故事奖，蝉联冰岛畅销榜数周。

孙璐

代表译作有《企鹅课》《忽然七日》《独居的一年》《无声告白》《万物解释者》等，译作广受好评。

悬疑世界 悬疑世界文库
蔡骏策划 悬疑世界打造

中国类型小说殿堂卷帙
[悬疑世界文库] 魅惑解锁
时间从此分叉 万象森罗 蛰伏如谜
爱与恨正在演绎无数可能
悬疑无界 故事无常 敬请期待



悬疑人微信
xuanyiren6

新浪微博：@悬疑世界

悬疑世界文库、悬疑世界杂志、
悬疑世界APP、《罗生门》主题书系列。

悬疑世界文库

已出版

蔡骏《偷窥一百二十天》（平装）

蔡骏《谋杀似水年华》（新版）

蔡骏《谋杀似水年华》（电影版）

蔡骏《偷窥一百二十天》（精装）

蔡骏《天机》（四季）（新版）

蔡骏《爱人的头颅》（新版）

蔡骏《圣婴》（新版）

蔡骏《迷城》（新版）

蔡骏《地狱变》（新版）

蔡骏《病毒》（新版）

蔡骏《诅咒》（新版）

蔡骏《猫眼》（新版）

哥舒意《如果世界只有我和你》

[日] 凑佳苗《蓝宝石》

[德] 英格丽特·诺尔《公鸡已死》

[德] 英格丽特·诺尔《情人的骨灰》

[德] 英格丽特·诺尔《女药剂师》

[德] 英格丽特·诺尔《遗产阴谋》

[美] 詹姆斯·帕特森《万兽之地》

燕垒生《猫梦街》

普璞《老师，请先点名再动手》

王稼骏《黑暗中的4虐者》

赤蝶飞飞《深度睡眠》

铁头《寒鸦如泣》

036 [荷兰] 范·布恩《第一只黑猫的哀歌》

.....

更多作品敬请期待



作家出版社微信
ID: zjcbwx

命运有无限种可能

第一章

雷

运送一名犯人和运送一群生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带到目的地，不能缺胳膊少腿之外，没有其他要求。

被人戴上了手铐，我觉得浑身不自在，笨手笨脚，连爬上卡车的时候都得全神贯注才能避免身体失去平衡。这时，押送我的那个方头方脑的狱警猛推了我一把，其实他不是故意要这样粗暴地对待我，纯粹是出于麻木不仁。

“快点。”他只对我说了这两个字。我踉跄着勉强站稳，在人造革座位上坐下。

刺耳的钥匙抖动声，金属的刮擦声，笼门砰然关闭，我被赶进了笼子里面。

被他们关了8年，我对单调的牢狱生活早已熟悉，却始终无法习惯。

车窗上贴了膜，我即将重新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是入狱以来的头一次。虽然必须透过这层灰扑扑的薄膜观察车外的景象，我仍然期待这次旅行，盼望看到穿梭的车流和树木，还有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风中的孩子，也许公路旁还会有火车和我们并肩同行，前后追逐，说不定还能见到站在立交桥上朝着桥下驶过的汽车大喊大叫的男孩。因为过于普通，这些景物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可与其他事物相比，它们甚至更让你向往外面的世界。

卡车启动了，他们要把我从阿默斯福特的监狱转到哈勒姆的霍普研究院。

我一直没太想明白，从监狱转到法医精神病学研究院究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地方——尽管我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正如我有很多时间去做每一件事那样。起初我曾一度对此事感到乐观，毕竟研究院的规矩应该比监狱宽松，而且我可以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单间，日常

生活也不会那么枯燥，距离自由仿佛仅有一步之遥。

接下来就是愤怒、沮丧的日子。那段时间，我再也无法看到任何事物的光明面，只希望回家照看我的鱼。我很担心我养的那些鱼，到了晚上，会不由自主地幻想出它们肚皮朝上漂在水中的样子，隐隐觉得昔日的“黄三角”“蓝神仙”和“公子小丑”早已变成一堆腐臭的烂肉。想到这里，我会尖起嗓子号叫，直到整片监牢区的住户都被吵醒。

“又是那个疯子。”

“嘿，变态，闭上你的臭嘴！”

“我明天饶不了你——最好小心点，王八蛋。”

然而，实际上，没人动过我一根手指头，一次都没有。现实和电视上演的不一样。囚犯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凑在一起胡说八道，虽然随时都能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大打出手，比如香烟不见了什么的，但他们不好强奸这一口，也没有人会为了让人给自己吹箫吹得更舒服而打掉对方的牙齿。

恰恰相反，他们只会捉弄我：有次洗澡的时候，我的衣服被偷了；我妈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他们偶尔会从我手中把信抢走，在娱乐室里大声念出来；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我的食物里吐口水。可他们碰过我吗？根本没有。

如果我控制不住，号得停不下来，狱警就会逼我吞下一片药，帮我冷静。第二天，每个人都会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有时候他们干脆无视我，可能一连几个月都不和我坐在一起吃饭。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因为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待着。

A28 和 A1 号公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和 2003 年的时候差不多。我鼻子顶着车窗，拼命把眼睛扫到的东西装进脑子里：云彩（虽然我在监狱里已经见到过不少云彩）、草地和水，尤其是水。

“嘿！不准贴在窗户上。”狱警说。他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扭过头来看我：“坐直了。”

我偏要往外看，他们夺走了我这么多，不能连这点权利都不给我。

“不服管束就得上脚镣。”狱警扭回头去，继续注视前方。“浑蛋。”他小声嘟囔道。虽然他的嘴巴动得非常不明显，我还是听清楚了。当然，按照规定，他不能说这种话，我读过“规则手册”。没错，当你太闲的时候，连“规则手册”这种东西都会去读。手册上说，押解犯

人的工作人员“不得在运送过程中给犯人施加压力”。

我已经习惯了挨骂，甚至遭受过更可怕的逼迫和折磨，因此旁人会觉得“浑蛋”两个字还不至于增加我的心理压力，进而得出“狱警并没有做错什么”的结论。我本人当然不是这么想的，我打算写一份书面投诉，但不知道进了研究院之后还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写东西：根据法庭判决，我被送到研究院接受复健——希望通过治疗，有朝一日可以重返社会。反正我几周前收到的小册子上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狱警问司机，脑袋稍微往我这边拧了一下。

我怀疑他们不能当着我的面谈论我，规定不允许。

“所有的报纸都登过的，你还记得吗？这个变态被他那个漂亮的小邻居拒绝了，就发了疯，先是报复她本人，又朝她的女儿撒气，小姑娘才4岁。杀人分尸之后，他竟然抽了一支烟，冷静得像一根黄瓜，烟头还是戳在小孩的尸体上按灭的，你能想象得出吗？”狱警转过身来看我，“我敢说，你肯定喜欢这一套，对不对？你当时硬了没有？”

我又用鼻子顶住车窗，旁边开过去一辆SUV，两个小孩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座位上印着斑马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貌似双胞胎。女孩让我想起安娜，就是隔壁家的那个小姑娘。我咽了一下口水，试图摆脱嘴里泛上来的血腥味。

司机提高了嗓门说：“我们可以把车开到沟里，连笼子带人，淹死这个狗娘养的。”

“交通意外——哎呀，抱歉！”狱警朝身后瞥了一眼，生怕我听不到。

“然后我们就坐在现场抽个烟。”

“来一支粗的。”

我盯着SUV里的小女孩，假装和她有眼神接触，其实这不可能，因为我坐在贴了膜的车窗后面。她睁着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像个玩具娃娃，如果不把它背部朝下平放好，它就会一直瞪着你看。

卡车开到一堵高墙下，墙头布满金属刺，大门应声开启，我们驶进一个类似码头的地方，在一处荧光灯照明的混凝土建筑物里停车等待，墙上到处都是摄像头，从四面八方对准我们。

“快说‘茄子’！”司机叫道，吃吃偷笑。又一扇门向上升起，放我们通过。

我们来到一栋沙色的马蹄形建筑前，停在大门口。狱警下了车，摇晃着他那一大串钥匙，找出正确的那把。终于，“咔嚓”一声，笼门打开了。

“出来。”

我艰难地站起身，手铐紧箍在手腕上，双手又麻又痛。向外走的时候，我差点脸朝下摔在地上。狱警托了我一下，等我站稳就立刻松开手，好像清洁工丢弃垃圾袋。

他在后面赶着我上了几级台阶，我很想吐，恶心得要命。

自动门滑开，我们走进一个小厅，房间一侧是接待台，后面坐着个女的，头发颜色像马拉斯奇诺樱桃。她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接着便继续打电话，仿佛丝毫没有受到打扰。她在和谁说话？话题与我有关吗？

一个保安走过来，一言不发地开始搜我的身，巨大的手掌摸来摸去，我努力保持镇静，试着不让他碰到我。即使这样，他的手还是在我胯部和大腿内侧摸了一遍，接着我又被领到一台金属探测器旁边。

一个穿红色T恤的男的站在金属探测器的另一头等着我。

“欢迎，雷，”他说，“欢迎，我是穆罕默德·德弗里斯，培训部的社工，目前你就待在这个部门。你可以叫我穆。”

“穆。”我重复道。我了解他这类人，笑面虎，假装是你的朋友，害你的时候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我先带你到医疗站进行毒品和酒精测试，然后去培训部。”

“不能打开手铐吗？”我问。

“还不到时候。”

“为什么？”

没人回答我。

“为什么不行？”我再次问道。

“你来签收？”狱警把一块写字板推到允许我叫他“穆”的那个男人的鼻子底下。穆用印刷体写下他的名字，又草签了一遍。“就像收快递那样，对吧，雷？”他向我挤挤眼。

“好了，那么，回见。”狱警穿过自动门离开了。

“跟我来吗？”穆问。

说得好像我还有别的选择似的。

第二章

艾丽斯

我是个专业人士，或者说我每天都决心成为专业人士，哪怕“成为专业人士”意味着必须为那些对天真的年轻女性做了恶心想事的中年男性辩护，同时让他们的腰包变得更鼓。

我答应彼得·范－本肖普在金融区的一家贵得离谱的餐厅和他见面。我抵达时，他已经坐在了窗户旁边的一个位置上，正在摆弄他的智能手机。应该承认，彼得·范－本肖普并不像其他范－本肖普家族的人那样趾高气扬。他也是唯一的没有参与到范－本肖普家族繁荣兴旺的造船业务中的家族后代。

“卡斯特莱恩女士，很高兴见到你。”他站起身来，大声地说。我怀疑他有听力问题，不出所料，他和我握手的力道也很大，简直要把我的手捏碎。

我们坐下来。我把手提包挂到我的椅子背上，双手交叠，礼貌地说：“范－本肖普先生，我该怎么帮你？”

一位侍者走过来，问我们想喝什么。我要了鲜榨橙汁，范－本肖普点了双份意式浓缩咖啡。

“我想你已经初步了解过案情了？”

“我读了原告律师的诉状，没错。”

“DVD 光碟呢？”他第二次得意地笑起来。

“我收到了。”

“然后呢？”

“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视频，我只能这样说。无论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有趣的案子。”

“你觉得我是个变态，对吧？恶心的老头。”

“你就是这么描述自己的？”

“不，是你这么看我的。”

沉吟片刻，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但接下来我笑了笑，说：“你没有那么老，真的。”

“得啦，你还是承认吧，你就是觉得我恶心，认为我喜欢伤害女人。可女性仰慕者给我发来的求爱邮件堆成了山，她们可都是像你这样的高学历、高智商的女士哟。”

侍者给我们端来了饮料：“你们想看看菜单吗？”

“请给我来一份番茄汤。”我说。

“俱乐部三明治配薯条，番茄酱，不要蛋黄酱。”

侍者愉快地点点头，离开了我们。

“世界上有很多态度随便的人，女人里面也有这种人，从你的粉丝来信就能看出来。”我慢慢呷了一口橙汁。

他笑了：“你在性方面随便吗，艾丽斯？”

“不，但你的性口味有点过于……极端，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好吧，你猜怎么着，艾丽斯？女人喜欢这个，非常喜欢。”

“也许是心理有问题的女人。”我说。

“难道她们就没有享乐的权利吗？她们就非要过无趣的生活吗？”

我只能说出自己的内心所想。不过，劳伦斯后来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

“所以说，现在你成了社会慈善家，致力于维护你的手下的精神健康吗？”

“也许吧。”

“让我们谈谈你的情况，你知道使用未成年演员拍摄 X 级电影是违法的吧？这是儿童色情。”

“她的身份证上说她已经年满 18 岁，而且她的那儿绝对已经成年了，这一点肯定没问题，我敢保证。”

我真希望范一本肖普可以小点声。“你是说她的身份证是伪造的？你有复印件吗？”

“当然。”

“我需要看一下，越快越好。”

“哼，不行，在我合伙人那里。”

“既然如此，能不能请你的合伙人给我看一下？如果我们可以证

明那个女孩——”

“女孩个屁，是年轻女人，你得叫她‘年轻女人’。”

我向他露出一个我自认为可以表达我的坚决态度的笑容：“如果我们能证明那个‘年轻女人’用伪造的身份证欺骗了你，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你被判有罪的概率，此外还能证明那个‘年轻女人’是自愿参与这件事的。”

“我的合伙人不见了——带着合同和我的一部分投资跑了。”范一本肖普大声地吸了一口他的意式浓缩咖啡，笑着说，“不过别担心，你会拿到酬劳的，也许事成之后我还会多给你一些奖金——你去过巴哈马吗？”

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案子分给我。我老板的理由是，给范一本肖普分配一位女律师是个了不起的举动，而律所的另一位合伙人玛莎·彼得斯碰巧很忙，尽管她才是应该处理所有范一本肖普家族事务的那个人。

“我们再来看看你的案子：你现在拿不出她的身份证复印件，确实会增加处理的难度，那个——”我想说“受害者”来着，但想了想又改了口，“‘年轻女人’在接下拍摄……工作之前，是否和你们签订了放弃她的合法权利的声明？”我斟酌着用词。

手机在我的衣袋里振动起来。我在桌子底下瞥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发现上面显示的是我最害怕的一串数字：亚伦的托儿所的电话号码。

“你真的应该找时间去看看，巴哈马，那里的大海美极了。”彼得·范一本肖普说。

“抱歉，我必须接个电话。”我站起来，走到外面，“你好？”

“我是米卡。”她听上去很激动。尽管十分理解她的心情，然而我只想说：拜托，不要现在打扰我，你先自己处理，让我完成我的工作。拜托。

“亚伦很生气，他刚才在给画涂颜色，一个更小的孩子抢走了他的蜡笔，他就把她咬了，咬破了皮——出了不少血，现在他正用头不停撞地板。佩特拉说你必须来接他，马上。”

我显然没有和她谈判的必要，更不能说：“我拿出税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委托你们每周照顾我的孩子3天，你们就不能让我省心一次吗？”

“马上来，艾丽斯，”她重复道，似乎怕我没听见，“别说什么‘再等半小时’，就现在。”

“我尽快。”

我首先给亚伦的父亲打了电话，虽然我知道可能没多大用。我们共同的熟人说，他喜欢眼泪汪汪地抱怨自己的儿子不懂事。果然，像往常一样，我被转到了他的语音信箱。接下来我给我母亲打了电话，她正在修脚，但答应脚指甲干了之后立刻去我家接亚伦。

“你不能早点去吗？我会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修脚师，另外请你喝香槟、做足部按摩，怎么样？”

“对不起，亲爱的，我也没办法。”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这么说——我没办法！”这话说出来的时候感觉该是多么美妙。

“妈妈，我在和客户谈事情，你觉得我现在放下工作去接孩子合适吗？”

“你也不想让我马上放下手头的事去接孩子吧？我愿意帮忙，而且我已经帮了你很多次，你应该没忘吧。但照顾亚伦是你的责任，毕竟你才是他母亲。”

“这个不用你来告诉我。”我抢白道。我发现彼得·范一本肖普在透过窗户观察我，脸上挂着顽皮的表情。他举起双手，好像在说：到底是什么事啊？我转身背对他，与此同时，我听到我母亲哼了一声：“什么？”

“对不起。”我讨厌被迫和她道歉，然而我经常被迫这样做，“好吧，我会去接他，先带他回家，但拜托你一定尽早去我家，好吗？”

“我尽量吧。”她傲慢地说。

我挂掉电话，不过并没有大声尖叫，然后抄起一块砖头砸向窗户里的范一本肖普的咖啡杯，而是做了个深呼吸，活动一下肩膀，大步返回餐厅。

刚才我打电话的时候，范一本肖普在窗户里朝桌上的食物点点头，用唇语跟我说：“我先开始了。”他的上嘴唇还沾了一片生菜叶。

“对不起，我必须走了，有急事。”

“是你的孩子，我猜。”

“我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另约时间见面吧，实在对不起。”

“你是单身母亲，很容易看出来，我可是阅读女性的专家。我敢说，

你喜欢黑色的内衣，而且想要晚上睡觉之前看点书，但总会捧着书睡着。”

我压下一声厌烦的叹息：“我来付账。”

他抓住我的手腕：“我一辈子都没让女人付过账，今天也不希望破例。”

“这是律所的规定。”我抽出手，拿出我的信用卡，“我下午打电话给你。”

据说，孩子可以丰富你的情感生活，这是所谓的硬核真理。然而自从有了亚伦，我却一直过得很苦恼。

这是本月的第三次，我必须提前从托儿所接走他，因为他表现不好。此外，还出现过其他的情况，都是我母亲处理的。

亚伦的父亲却很悠闲，他只需要在每隔一周的周末照顾一下孩子，然后大言不惭地以完美绅士自居。就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法律上承认了孩子是他的，而且每个月都会支付 250 欧元的抚养费，他认为这笔钱可以让我闭嘴。虽然我们两个共同把亚伦带到了这个世界，但孩子出生后，我的生活变化得翻天覆地，他的生活却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如果没有亚伦，我的人生可以免除许多痛苦。但直到第 14 周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那时我每周工作 60 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月经周期。会议、报告、诉讼、谈判……终日应接不暇，最后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当下在做什么，然而不知怎么，你会完成一切，而且还完成得非常好。

我做了超声波检测，从显示器上看到胎儿挥舞着小胳膊小腿，还有一颗跳动的小心脏。有血有肉的小生命。我怎么忍心把他打掉呢？

亚伦的父亲却没被这一幕迷住。他非常不想做父亲，还对我百般诋毁，声称这个孩子很可能不是他的，因为我肯定不止和他一个人睡过。“我希望流掉这个孩子。”他表示，甚至提出帮忙支付流产的钱。这很可笑，因为在荷兰做流产是免费的。最后他总结说，这是他打的最后悔的一炮。为了这个孩子，我几乎牺牲了工作、身材乃至整个人生，还要听他大放厥词……我不想让他的话影响我，那样太幼稚，然而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所以我告诉亚伦的父亲，请他赶紧滚蛋。

那些日子里，我仍保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我虽然孤身一人，

但我还年轻、有能力、聪明，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我决心做一个拥有可爱的孩子的坚强而独立的母亲，我会同时扮演母亲和父亲、带孩子的保姆和养家糊口的顶梁柱的角色。我为自己的大肚子骄傲。第一次把亚伦抱在怀里时，我喜极而泣。然而，仅仅几天之后，我就因为每次都睡不够两小时就得起床照顾孩子而苦恼得痛哭流涕。

亚伦诞生1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信，他父亲愤愤不平地要求看他的孩子。我没有反对。

他和他母亲一起拜访了我们。从眼神看，她的性格严肃、坚决，亚伦的父亲小跑着跟在她身后。我当然没有心情按照传统给他们做什么彩色小点心来庆祝新生儿的到来。

那个女人没有问我就抱起亚伦，塞给她儿子，他却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拿孩子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母亲知道，只听她居高临下地庄严宣告：“这是你的爸爸，亚伦。”孩子的名字都被她念错了，如果我不是那么累，一定会当场笑出来。

“是亚伦。”我说。

“我们需要习惯你的名字，当然。”她对宝宝嘀咕道。

“妈妈，拜托。”亚伦的父亲说，又对我说，“我喜欢他的名字——阿伦。”

我们小心翼翼地相视一笑。

从那时起，亚伦的父亲和我找到一种和平相处的方式。事实证明，我们完全可以用正常对话的语气交换信息，比如“亚伦已经喝过奶了”，或者“他不愿睡觉，还涂了满墙的大便”。虽然他已经决心不给我任何希望（一位共同的朋友告诉我的），但有时我们甚至可以坐在一起喝杯咖啡。

我只被他迷住过一次。那还是在4年前的新年派对上，我们把所有的鸡尾酒喝光了之后，这个自负的男人却以为我真的看上了他，冲我大喊大叫。不过，对于他不想给我任何希望这一点，我始终感到很满意。如果他想要给我希望的话，我反而会不胜其烦。

来到托儿所，我发现亚伦待在角落里玩一堆色彩鲜艳的积木。看到我，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妈妈！”他笨拙地跑过来，像每一个3岁小孩那样，搂住我的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紧紧拥在怀里，他真好闻——我能从数百万种气味中辨别出他的味道。

“嘿，小宝贝！玩得开心吗？”

亚伦从积木塔底部抽走一块积木，积木塔轰然倒塌。

“真聪明！”

他立刻又投入地玩了起来，连我走开也没有注意到。佩特拉、米卡和艾米丽在房间中央的厨房岛柜那边准备零食时间吃的水果。

“问题似乎解决了。”我对佩特拉说。她是托儿所里那群平均年龄二十几岁、肚脐穿环的护工的主管。我觉得她们里面没有人真的愿意每天哄一群3岁小孩玩过家家。

“是的，因为他知道你要来。”佩特拉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亚伦有时候让你很头疼，也知道你会尽力而为。我佩服你对托儿所的管理能力。但我没法为了一些小事放下手头的工作跑过来——今天我就在和一位重要客户会面。”我尽量心平气和地告诉她，言外之意则是：我们都是成年人，可以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吗？虽然你觉得我是你见过的最糟糕的母亲，我的孩子也很调皮。但我要指出一个事实，既然你是托儿所的主管，你的工作就是照顾小孩子，不让他们的父母分心。这是你的责任。

佩特拉把手按在嘴唇上：“艾丽斯，咬人可不是小事，是不能够接受的行为。如果成年人这么做，会被逮捕的，你应该知道的吧？”

“可他们不是成年人。”

“听我说，我在这里当了20年主管，什么样的小孩没见过？但从没见过亚伦这样的。我认为你应该带他去看儿童心理门诊。”

“我承认这孩子有点麻烦。但你知道，儿科医生给我们推荐了特殊的托儿所。我们现在正在排号。”

“如果你能在家里对他严加管束，教他学会遵守纪律，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米卡和艾米丽在摆水果，亚伦爬上一把椅子，从盘子里拿起一块苹果塞进嘴里，心满意足地嚼起来。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经历了什么。”

“所以把他放在这里你一定很高兴。说起排号，你应该知道吧，可能需要等上18个月才能把他送到那个托儿所。”

“我当然知道，没错。非常感谢你们。你不就是想让我这么说吗，佩特拉？你希望我跪在你的脚下，告诉你，你是特里莎嬷嬷再世，不对吗？”作为律师，我受过谈判训练，知道如何选出最好的论据，找到正确的语调，精准刺激对方的神经——然而谈到与我儿子有关